

你把时间给了谁

潘玉毅

看“八音才子”黄文择配音的“霹雳系列”布袋戏已经一年多了，剧中有一个人物的名字让人印象深刻：最光阴。他是时间城的掠时使者，诗号：“蹉跎错，消磨过，最是光阴化浮沫。”不由让人想起“岁月蹉跎”。显然，时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不然也不会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训诫了。

人生在世，最是光阴难买。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所以要学会珍惜。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浪费时间等于慢性自杀，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自从在小学课本里读到了这句话，十数年间，我一直保持着一种习惯，就是极不愿意浪费别人的时间。

对时间的珍惜落到实处，便是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如果与别人约好一起去做一件事，我一般都会提早到达，并做好规划；如果我不那么确定，也会提前拒绝。因为对于约会，不管熟不熟悉，每个人赴约之前都会有一个期许，伴随着这样一种情绪，如果有人失约，等待的人难免会感到失落。可惜现在许多人不太把这个当一回事，总以为自己的时间很宝贵，别人的时间不值钱。所以有什么事情就催促别人立即赶到，但别人找他，千呼万唤他却不一定出来，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显然，这样的人是不好做朋友的。

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再长不过百十年光阴。有的人用这些时间回味过去，有的人用这些时间穷实现在，有的人用这些时间憧憬未来，有的人的时间是用来索取的，有的人的时间是用来奉献的。因为选择不同，结果自然相去甚远。所以，对于时间的选择很重要。

也许，很多人自己也未必明白，这些年自己的时间到底去哪了。因为太多时候，我们把时间用在了不相干的人身上。酒肉朋友千千万，谁曾雪中送过炭？酒桌上的觥筹交错，有几分真心，有几分假意，只有当事人自己明白。但许多人乐此不疲，宁愿花时间在这样的“人情交际”上，也不愿意多留点时间陪伴身边最重要的人，还出言不逊、心生怨怼。也许，他们忘了反思一个问题：舍不得付出时间，却妄想得到别人的回馈，那不是痴人说梦吗？其实，我们真该问一问自己：都把时间给了谁，是不是值得？

我有一位同事，他说他没有自己的世界，因为他把时间都给了孩子，但他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他有一句话特别打动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时间花在一个人身上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世界给了他（她）——所以，即使父母工作再忙，也愿意抽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即使我们很困很累，但对于父母、伴侣的要求还是会尽量满足，说到底，这都是因为爱，因为在我们心中，对方就是整个世界。

很多年前，读到过一段文字：“一对大龄青年男女，他们在30多岁的时候才遇见，女孩子已经容颜不再。她就对男孩子说，可惜我没有在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你。男孩子说，难道遇见我的时候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吗？”时间之所以美好，只是因为可以陪伴对的人，做对的事。感情、事业大抵如此。

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拓展生命的厚度。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24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抛弃时间的人终将被时间抛弃，只有珍惜，才能把时间的绕指柔淬炼成一块百炼精钢。

“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为君聊赋今日诗，努力请从今日始。”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应当趁着现在年华正好，多留一些时间与家人、与朋友相守，陪着他们，或为他们而努力。那么等我们有一天再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想必会是满满的幸福。



时间遐想

秦国松

2014年新春，因为春晚的一个节目，引发了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个话题：时间到哪儿去了？

其实，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站在河边，看到逝水中自己苍老的面容，也曾感慨万千：“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现代散文家朱自清的话，也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是的，时间的脚步是那么匆匆，最快的通常是时钟“嘀嗒、嘀嗒”的催促，即便慢腾腾的“年”，人们依然认为过得太快——哦，一年又一年！时间的态度又是那么严酷而公正，毫不顾惜孔夫子的嗟叹、朱自清的感慨。

时间到哪儿去了？时间被我们夹进记忆里。记忆有两扇大门，最令人怀望、追忆。一扇是如梦的童年，另一扇是如歌的青春。每个人的一生，时不时会打开它们，穿越时空，一次次进入，又一次次无奈回来。有时我们太忙，只能轻轻默念一回，体味一番久违的已经永远失却的那丝暖意。

时间蕴蓄在童年中，幻化于爹娘呼唤我们乳名，同伴叫喊我们绰号的故园里。

自认为这一下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往往走向那里——童年、故园。时间记住了故园的那口清亮的水塘、奔流的小溪，它们倒映着村头古樟上我们猴跃的身影；时间记住了我们掉落的第一颗牙齿，依然遗落在老屋的某一片蓝瓦之下；时间还铭记着那盏豆黄的美孚灯盏，母亲在灯下纳着鞋底，一针又一针，而我们在白纸裁成的方格簿上，歪歪扭扭写着，写着人生最初的几行方块字。时间老人告诉我们：当年你们家中的老式座钟，就是我的化身。我不紧不慢，“笃笃”行走，多么稳健而有耐心。每一秒让你们听到我的心跳，隔一个小时，还不忘给催促你们几下。而今你们抛弃了我，那腕表、手机中的时间，悄然无声地流逝，不打招呼不提示，让你们大把大把地耗用时间……

一个人如果试图回到他的童年，那未免显得幼稚可笑。然而必须承认，这是我们大多数人时常闪现的念头。它透露出岁月一去不回的无情，也表现出人们重温童年美好的善良愿望。十来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故园的小溪、小河不再清澈，甚至断流，故乡大地流经了千万年之水，流到今天全都变了节。于是，为了我们梦中的故园之水，为了寻找一条还没变节的河流，我们出钱花时间去旅行，去异乡到处寻觅。很多时候，为了生活我们终日奔波，机械地忙碌，在难得的喘息之暇，我们生发出太多遐思和无边孤寂。这当儿，一次次怀念童年、

总第 5588 期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追忆故园——纵然是一盏早已遥不可及的老屋油灯，它的温暖与光芒，仍能瞬间温暖我们久居都市而潮湿的灵魂，照亮我们被城市尘埃覆盖而迷茫的前路。是的，童年、故园的一切，只要我们轻轻地闪现一下，默念一回，我们的心内顿时显得格外的真朴、宽厚、安宁与满足……

时间刻录在青春的光盘里，潜隐于我们中学、大学的校园中，还有最初踏上社会的车间、田野、兵营、办公室。以至失落在初恋来临那阵子，公园内某一条长凳上，小河边某一棵柳树下。

青春之歌的歌门，往往是在中学校园奏响。多少年后，我还在梦中与我就读过的三座中学相约，偶尔还真切地打从它们身边经过。尽管控制不住的情丝每每牵引我入内漫游，而我的双脚总是不敢跨进。因为我明白，校园内的许许多多，他们和它们，已经来不及等我了，相见的肯定不是梦中相约的。

青春的光盘里，刻录着太多的美好，当然最多的还是青春的照片、青春的歌声。“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理由——有时候，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翻检出像素很低、泛黄留渍的青春照片（好多还是黑白），一番精心处理，存入自己的电脑，甚至晒到网上，参加媒体迎合我们的怀旧比赛。有时候，我们心血来潮，还会搜寻一支支青春的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欢愉、沉醉，抑或哀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听着唱着，我们甚至还浮现出当初一块听唱这首歌的人们，那些如今星散各地的青春伙伴。若往真的想，我们找回的不只是一首首歌，而是一束束青春时光。许多曲子，旧是旧了，而对于“对口”的那一代人而言，却旧得温馨，旧得慰藉，旧得惆怅，因为烙上了那代人们割舍不去的青春情结。当我们感知到青春的价值，青春头也不回，早已离我们远去。

时间到哪儿去了？时间伴着逝水走向了它的深处，永不复返。“子在川上曰”之后，李太白明言黄河暗说时间：奔流到海不复回！苏东坡浩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们喜欢把时间比作长河。林林总总的时间比喻中，长河最为熨帖。

去年探访徐志摩故乡海宁，车入海宁市境，我隔着车窗，心底突然冒出了徐志摩写给长女的那句诗：“岁月在窗外流，不来打搅。”我办公地的窗外就有一条绵长的剡溪，每一天波澜不惊，静静流淌，也不来打搅我写文字、看书刊、会客人。午休的时候，我会偶坐在水湄，有时顺手扯一茎野草，抛入溪流，总见野草或沉或浮，顺流而去（严格地说那是随波逐流）。难道这就是我们多数人的宿命？在时间长河里，我们除却随波逐流，还是有其它选项的。

八年间窗外的剡溪，我惟见五六次，因了台风暴雨而波澜大作、惊涛拍岸！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人确乎难以掀起惊天波澜，但我们还是有能量泛起一朵朵浪花，于时间长河里孕育出一个个属于自我的梦想！



苏珊跟我回去帮我换装、化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饿，但苏珊坚持让我吃点东西，因为接下来有很长时间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又要做尿检，然后继续拍照。苏珊专程帮我买了三明治，我没怎么吃，完全吃不下。

打完那么长时间的比赛已经很累了，换鞋的时候腿都要抽筋了，但很奇怪，我不觉得疲倦，也不觉得饿，我仍陶醉在获胜后的快感当中。

再次回到更衣室，换好裙子、靴子时，我望着眼前空荡荡的更衣室，想起刚来法网的时候更衣室里面如何人山人海，不由得百感交集。就是这个更衣室，见证了那么多球员的光荣和梦想、欢笑与泪水，越打人越少，打到决赛，就剩下我和斯齐两个人，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空荡荡的更衣室里了。

获奖当天，我还有一个神奇的经历，当我在休息室等待新闻发布会时，纳芙拉蒂诺娃（天啊！真的是她！）走来跟我说：“我是过来人，我现在告诉你，此刻起你要学会说‘不’。因为现在所有人都想要你，你要选择适合你自己的，你要给自己营造一个保护圈。”

我几乎要惊呆了，纳芙拉蒂诺娃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她是网坛的常青树，曾经获得59个（天啊！59个！）大满贯头衔，有网坛“女金刚”之称。当时她已经50岁了，穿着半袖衬衣、休闲西裤，高雅脱俗，神采奕奕，她的外貌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很知性，却不会让你感到咄咄逼人，她像个老朋友一样让你感到信赖，而且，她会尽可能地告诉你你所知道的一切来帮你。

前几年她还没有退役时，我曾经在场地上见过她，有一次她还跑来问我姓Li还是姓Na，一个这么伟大的球员跑来问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该怎么念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在当时的我看来，像纳芙拉蒂诺娃这样的人是遥不可及的，我根本没有机会与她交流，但是此刻她来跟我说这句话，那种感觉就像朋友之间的交流一样，没有任何的隔阂，也没有国籍、年龄的限制。我对纳芙拉蒂诺娃的滔滔敬意之中，又多了几分亲切。

我本来准备穿另外一套便服开新闻发布会，但耐克的工作人员在我开新闻发布会前半个小时赶到我身边，将新款T恤递到我手中。他们搭乘的北京到巴黎的航班刚一落地，工作人员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新闻发布会所在场地。

我套上T恤去参加了新闻发布会。那场发布会开了有整整两个小时。记者们的表情都很兴奋，一位来自中国的新科冠军，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乃至亚洲网球将由此揭开新篇章呢，大多数问题也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的。

刚开始是所有记者一起问问题，我一边回答问题，一

边不时用眼角的余光扫一眼大大的奖杯。我曾经在澳网的场地上与总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今天，在罗兰·加洛斯中心球场的场地上，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它，就像抱一个小婴儿一样。一个来之不易的婴儿。

夺冠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大概进行了两个小时。按照组委会的安排，我们要在晚上8点赶到埃菲尔铁塔拍照。那天有好多拿着国旗的中国人在赛场外一直等着我，他们说想要和我照相，我很抱歉地说我得赶时间，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合张影。

到了埃菲尔铁塔时，很多记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欧洲夏季天比较长，6月的巴黎，晚上8点天还是亮的。那天风很大，有一对新婚的华人夫妇也在那里。当我走过去准备照相时，还听到新娘低声问丈夫：“这是不是李娜？”

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法网组委会放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也是记者跟到更衣室拍的。我记得我跟裁判长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走神地看到另一边的沙发上放着很多球迷给我们写的信。球迷给我的信一般都会寄到WTA，由WTA寄到中国国家队，之后再由国家队交到我手里。球迷来信我一般都会看。如果有要签名的，我就会签好名给他们寄回去。国外的来信比较多，细心的球迷们会随信附有贴好邮票的信封，我只需把签名放进他们准备好的信封里，再放到邮筒里就可以了。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丽芬